

天
清
朝
王

清代三百年艳史

第三卷◎洪秀全天灯点宫女

费只园 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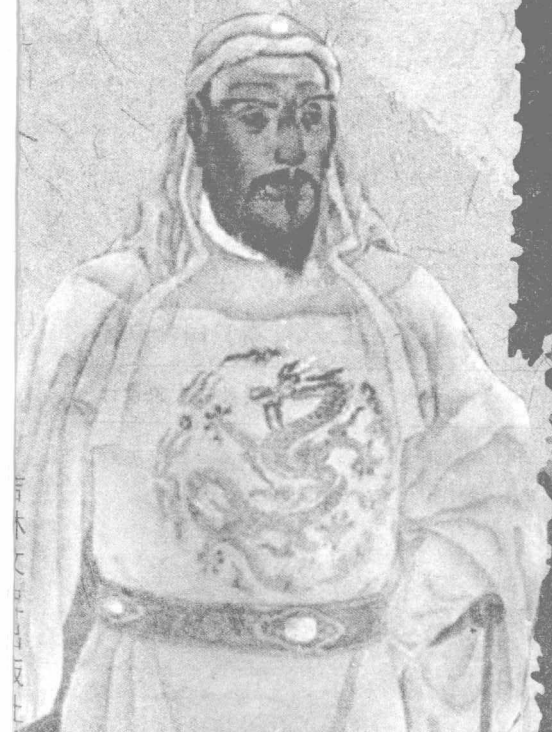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清
王朝

清代三百年艳史

第三卷◎洪秀全天灯点宫女

费只园 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三百年艳史/费只园编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1. 1
(2007. 7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469-9

I. 清... II. ①费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民国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·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040 号

Qingdai Sanbainian Yanshi

清代三百年艳史 (三卷)

费只园 编著

责任编辑: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1.75 印张 13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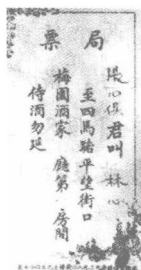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5 000—6 000 册 全套定价: 196.00 元

ISBN 978-7-80528-469-9

目 录

第五十一回 费恭人义陈清白书 赵小姐情贻红绿佩 …… (1)



费氏道：“钦差看了书，自有话说，你且去罢。”胜仆回到营中，将书呈上，胜保展开一望，淋漓悲壮，却是一片血书，胜保看罢，又可怜又可骇，说道“算了吧”，便将书递把沛霖。沛霖道：“大帅不要堕她的计。她又软又硬，多可恶呢。”胜保道：“哪里没有美妇人，稀罕她什么！”

第五十二回 姑娘纺车节楼灯火 弟兄金榜绣阁文章 …… (8)



曾夫人知道少夫人有点倦容，便道：“今夜晏了，我却有个笑话说与你听，也好醒醒睡魔。记得有个老妇带着媳妇纺纱，纺到参横自落，还不肯息。儿子不敢得罪母亲，只向妻子怒詈说道：纺车聒耳，扰不成眠，再不停止，要来击碎了。妻子正待反唇，忽听

阿翁在床上大呼道：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破才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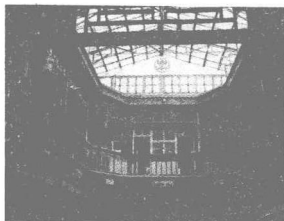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桥凄凉题壁稿 荆天棘地仓猝寄夫书 …… (15)



三人看罢，回到房中，兆骥道：“洪杨大乱，湖北是害在青麟，江宁是害在陆建瀛、何桂清。纵虎入穴，弄得地方糜烂。我们只看见

这几个能诗的女子已说得这样沉痛，那逃不出死在沟壑的，不知凡几；逃出来不能做诗的，又不知凡几，实在令人伤感。”

第五十四回 柏相昵如君荣生哀死 乌王生逆子后果前因 …… (2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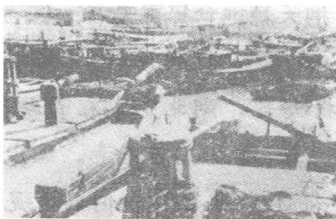
那肃顺被逮的时候，是在中途驿站。中间停着梓宫，左首便是肃顺卧房。睿、醇两王破扉而入，肃顺还睡在床上，两个侍妾左右夹卧。二王传呼接旨，肃顺道：“哪个的旨？”二王道：“有旨拿革员肃顺。”肃顺又大叫道：“我犯何罪？”番役侍卫已将肃顺连衣带被裹住上车，两个侍妾看了只瑟瑟地抖。

第五十五回 点天灯惨刑惩朱氏 掘地道内应死王娘 …… (29)



秀全早吃得玉山颓倒，携了九妹的衣袂只向寝宫里去。一班宫娥侍女替他宽袍脱裤，挽扶床上，将绣衾层层覆盖。九妹重匀粉面，再理盛髻，悄悄地脱去双翘，传呼一班宫娥尽散。宫娥侍女替她将房门掩上。宫门外已打三鼓，九妹看那秀全侧身内卧，鼻息如雷，九妹勒一勒衣袖，从发髻内拔出短刃向秀全喉间刺去。

第五十六回 十八岁殉夫芙蓉一琰 五百里归柩芦荻孤舟 …… (36)



维繇道：“前日傍晚，我入烟室，见她偃卧榻上。我呼她起来，她的衣袖上均有泪渍。我问她为什么哭，她说腹痛，便归卧房去了，我

也并不在意。次日你们怎样打门的？”一婢道：“昨日早餐时候大姑不来，婢子便去唤她，谁知室门未启，呼亦不应，只得排闥进去。大姑睡在床上，四肢已冷。究竟不知怎样死的。”

第五十七回 谪成市虎金铄廖玳梅 信断帛鸿玉殒姚修竹 …… (4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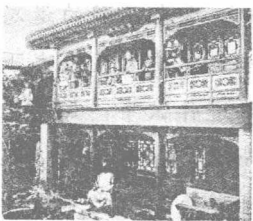
小酒店里立着当垆女子，眉梭眼角，栩栩动人，虽则是脂粉不施，却有天然丰韵。那酒店只有三椽矮屋，杯盘匕箸，凌乱杂陈，旁边一座酒垆，摆着七横八竖的几案。国瑞眼前一晃，赶紧勒住缰绳，向世忠递个眼色。两人从容下马，自有从骑接去丝鞭。大踏步跨进店门，倒把当垆的蓦然惊诧。

第五十八回 韩约素刳章工品石 顾二娘制砚小题铭 …… (50)



二娘只将鞋尖轻轻一点，已知道石质的优劣。那鞋尖锐如菱角。细如芦管，播弄这些石料，把它如宜僚转丸一般，大众都称她绝技。几个文人学士借着掺掺女手，留这文房清供。二娘亦新解刃，偏有附庸风雅的，你也一块石，我也一块石，要铭要款。

第五十九回 高牙喋血疑案投缳 远道归魂哀情随泪 …… (57)



阿姑正在浓睡，忽听媳妇房里大声呼救。阿姑知事不妙，怕得惊动邻里，套上单裤，赤着膊，赶进媳妇房门。刁实正压在媳妇身上，替她解剥衣纽。阿姑料是媳妇不从，

带说带劝的拖开刁实。媳妇总道阿姑前来解围，不道阿姑反将媳妇衣钮撕开。

第六十回 停红烛洞房误僚婿 坐黑车永巷识闺娃 …………… (64)



她伸出两只玉手叫雏婢筛酒掌心，沁入我口却有一种异香，直透丹田，已是神酥骨醉。后来还将红色甜酒吸在口里，捧着我的两颊，直哺喉际。那漆黑的双眼、绯红的双唇，任我饱看。这酒还比前次的厉害，已弄得玉山颠倒，飘飘欲仙。忽传外面呼爷来，旗妇对着雏婢道：“服侍爷睡罢，我去去便来。”

第六十一回 行云流水毛子醉明窗 檀板金尊珠儿离画舫 …… (71)



一日一日，离钱塘江已经不远了。竹坡贪看江景，绝早起身。珠儿送进盥沐的水来，还披着一件夹衣，未曾纽扣。下面银红单裤，趿着弓鞋说道：“大人早呀。”双手将面盆一擎。夹衣已退去袖了，只映出银红相衣，隐隐约约，现那玉峰双并。珠儿颊涡一晕，刚要回身，早被竹坡拦腰抱住。

第六十二回 歌舞芝园绮罗满南国 银铛棘寺桎梏困西施 …… (78)



雪岩早得了消息，便将簿籍紧要的，焚毁一空，坐在芝园的退思轩，叫管家婆传唤某姨太某姨太下楼。这姨太不知道什么事，都是不及衣饰，匆匆而至。雪岩对她们说道：“我今营业失败，不能养贍你

们。你们跟我一场，每人送你们白银二百两，所有随身衣饰，听你们带去。不必回房，就此出门罢。”

第六十三回 文字妆前预许状头婿 诗篇枕畔笑拜丈人行 …… (85)



幼樵向床里四面迎望，见那爵相枕头底下露出一本书角，写着《绣余吟草》四个簪花小楷，幼樵不敢动手抽看。爵相看他凝视，便从枕下抽出，交与幼樵道：“你看呀，这是小女学做的诗，刚才送来我看。我哪有闲情别致管这事呢？你替她品评品评。她的诗笔倒有点像你的。”

第六十四回 离宫弦管仙偶俪樱花 小队弓刀佳人怨杨柳 …… (92)



这日风和日丽，伯行正与几个宾朋连轹过市，却在无意中一瞥，真当得“翩若惊鸿，矫若游龙”这八个字。不道对面秋波微转，也视作羊车里的璧人。伯行返寓调查，才知是伊藤的爱女。虽则未曾受聘，谅不肯屈作英皇，但这一面的缘，终究委决不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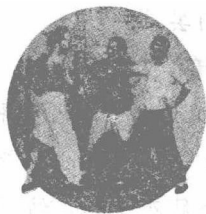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五回 继妻施谲计宠荷金章 新妇擅清才礼贻团扇 …… (99)



仲馥把这事马虎过去，忽报常州老贡生来探望女儿，要叫仲馥前去迎接。仲馥欲待不去，这泰山的手段已经领教过了，再想出一个锦囊恐于自己前程有碍，若果按了仪注去接，所有称呼跪拜，都免不掉的，心中终觉不愿。正在为难时候，谕旨令回安徽本任。他趁此交卸

时间，飘然先到安徽去了。

第六十六回 责丫鬟有心倾幕客 炫鹤补故意诮檀郎 …… (106)



这晚天气很热，大众还在那里露坐，饶举人却关了门看文章。两婢商量妥当了，知道夜深人静，庆儿又着单裤，穿了一件轻纱半臂；喜儿只带了一块抹胸，轻轻扣饶举人的房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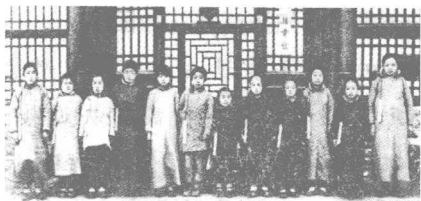
饶举人问是何人，庆儿说是乞火，饶举人不知是计，拔开门栓，两婢直扑到饶举人床上。

第六十七回 孀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侠妓孝思画兰偿父债 … (113)



小宝看见父亲烟容菜色，鹄面鸠形，着实有些不忍，便向父亲道：“你老年纪也大了，漂流在外面终究要弄个结果。你到底欠了多少债？我替你还吧。你在我这里吃碗现成饭，每日给你四百钱吃烟，你要赌是不能了。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一概可以断绝。如今我是卖画，不是卖身，你要认清楚才好。”

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罚重金 文仲恭买姬笑看完壁 … (120)



李妇脱不掉勾栏习惯，最喜购买雏女，供她捶楚。子和因爱生畏，却也不曾阻抑。

起初不过偶然使性，并不十分厉害，渐渐棒敲棍击，身有伤痕。子和还要将顺妻嗔，助纣为虐。一任未滿，又调腴缺。这时李妇志得意满，放出种种手段，虐待诸婢。可怜诸婢，长者只有十五六，幼者只有十一二。

第六十九回 订鹌蝶蚌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联继万伯 …… (127)



小婢偷看两人从西廊绕进，回身去报告这老将军。老将军叫小婢前行，黑魆魆摸出房门。廊下月明星稀，听得耳房内似有气息。老将军幼习骑射，膂力比人强健，兼且愤火中灼，一脚踢去，房门早已倒地。一张藤榻上双横大体，莹白如脂。老将军睹此情形，只气得瑟瑟地抖。

第七十回 为息妻嗔名虚翰林院 小惩客过胆破孝廉船 … (134)



孝廉暗想这女子殷勤款待，或者别有用意，因互询姓名邦族，不免略涉轻薄。女子忽然变色，将布囊投地道：“速去休。”已疾如飞隼而逝。孝廉苍茫独立，无家可归，兼之泥滑难行，一步一跌，勉强将布囊启视，却是血淋淋一颗人首。孝廉又疑又骇，两足全然疲软。

第七十一回 德晓峰纵女入歌场 裕朗西携姬归租界 …… (141)



粤妇在上海如同故乡一般，茶会呢，跳舞会呢，总有她的踪迹。粤妇替朗西寻几个外国女友，说握手接吻都算敬礼的。朗西跟着她们看马戏，吃番菜，只是言语不通，便没有什么趣味。叫粤妇教他普通会话，从爱皮西提读起，究竟朗西聪明，密司呀，密司忒呀，不到一礼拜都已学会。

第七十二回 引线媒预约激大爷 图唐叙纷传潘观察 …… (148)



那少妇坐着一辆街车，疲骡得得，倒也应候而至。几个做维媒的党羽，揭起车幌，引上楼来。他却凝面一观，少妇是水佩风裳，宛似凌波仙子，只有两颊留点红晕，比那海棠雨后还要鲜艳。叫了一声大爷，羞答答坐在几旁，头也不肯抬起。

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袭祖芬南中三绝 金阿宝助夫恶湖上

一舟 …… (155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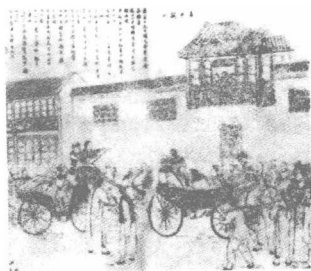
这昆秀本是浙人，阿宝却是淮人。看她风致嫣然，雅善修饰，并不像有十分膂力，谁知她精于柔术；纵横驰骋，所向披靡。便是她所使的两剑，浑脱浏亮舞起来，真觉寒光一缕，直沁心脾。弓鞋上裹着红绫，鞋尖还有铁片，稍与齟齬，触人立仆。

第七十四回 黄莲母造讖受炉香 红灯照弄姿纵篝火 …… (16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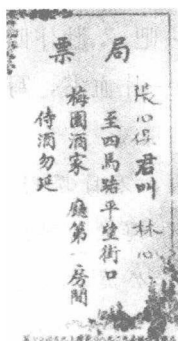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东南角上有星闪烁，其光晶晶，或上或下，或远或近，或攒聚如连珠，或迤邐如贯鱼。裕禄喜得手舞足蹈，急忙请大师兄来问究竟。大师兄道：“这明星一颗便是一位仙姑。仙姑都是十余龄的幼女，穿着红衣红裤，头上挽着双丫小髻。领袖的年龄稍长，装束也是一样，不过盘个高髻笼块红帕。”

第七十五回 县君迎驾栻具早承欢 郡主銮布衣初进御 … (169)



老佛爷兼程进发，不顾饥渴，冒着出了居庸关。一路上水带离声，山牵别恨，总记挂着宗庙社稷，不知怎么样被人蹂躏。这日到了怀来县，正是关外的第一站，隶属在宣化府下。黄沙白草，斗大孤城，虽有什么莲花池、团蕉亭的景致，也都是荒烟暮霭，痕迹无存。

第五十一回 费恭人义陈清白书 赵小姐情贻红绿佩



费氏道：“钦差看了书，自有话说，你且去罢。”胜仆回到营中，将书呈上，胜保展开一望，淋漓悲壮，却是一片血书，胜保看罢，又可怜又可骇，说道“算了吧”，便将书递给沛霖。沛霖道：“大帅不要堕她的计。她又软又硬，多可恶呢。”胜保道：“哪里没有美妇人，稀罕她什么！”

上回说到苗沛霖掳掠胜保逼纳家泰遗姬。这遗姬是河南费氏，父亲系拳师出身，豫鲁湘鄂一路，薄薄有点声名。费氏家传武勇，十九岁归到孙家，她却疏服练裙不争华丽。孙家原有小小别墅，杂蒔花木，分布亭池。费氏酷爱清闲，便在此居住，所以苗沛霖在孙家杀得翻天覆地，费氏却不曾波及。她自顾年轻貌美，在这乱世里面恐怕受人欺侮，后来为着有点膂力倒也孑身郊外，视死如归。沛霖起初报了家泰的仇，鸡犬不留，何等爽快，偏有人告诉他别墅里有这费氏。他如今已受胜保节制，不便再蹈故辙，所以迎合胜保的心理，劝他遣人往劫。胜保虽则是侍郎放了钦差，天性却是个好色的。听得沛霖称赞费氏，知道她人亡家破，独处

莹莹，她若俯首曲从，不失那后房宠看，倘要左推右让，只消二五个戈什已经簇拥她来了。胜保计划已定，便暗遣仆从往告费氏，叫她轻舆深夜悄悄入营。那费氏不待人来，早经有了消息，暗想，沛霖如此凶狠荼毒全家，还不肯将我放过，我倒有死所了。若胜保来意和善，也不犯着得罪他，如其强劫硬夺，我与胜保拼个你死我活，也算把孙氏泄一口气。自朝至暮倚剑而待。果然胜仆到了别墅进见费氏，说明钦差传谕相请，叫她晚间到营相见，替他孙家复仇雪恨。费氏道：“我有一书，托你回复钦差。”胜仆逡巡不走。费氏道：“钦差看了书，自有话说，你且去吧。”胜仆回到营中，将书呈上，胜保展开一望，淋漓悲壮，却是一片血书，写道：

苗贼之于孙氏，一眦睚怨耳。杀人放火，万目睽睽。国有常刑，似无待未亡人陈请也。仆来相告，谓欲为孙氏涤冤。孙氏仅剩未亡人，敢不九顿以谢。惟念公庭对簿须在白日青天，昏夜乞怜，窃所不取。大营何地，费氏何人？心即无他，如舆论何？况大帅左右岂少姬侍，何欲辱未亡人清白耶？苗贼万恶，隳未亡人之节，即以损大帅之名，请三思之。果不能免，未亡人当挟刃至前，则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未亡人尚有此力也。大帅慎旃，毋为苗贼笑。此上大帅纛下，未亡人费氏沥血书。

胜保看罢，又可怜又可骇，说道“算了吧”，便将书递给沛霖。沛霖道：“大帅不要堕她的计。她又软又硬，多可恶呢。”胜保道：“哪里没有美妇人，稀罕她什么！”费氏知道胜保已经歇手，苗贼总想设法摆布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她将别墅私下售去，做了盘费，进京寻那夔臣翰林去了。夔臣本来慨想家难，看见费氏来依，还带着一个嗣子，便替他延师课读。他中过顺天举人，

考取中书，荐升侍读。费氏还请了四品封典，大众便称她费恭人。到得夔臣入阁，费恭人已是七十多岁了。侍读另立一支，算是家泰的嫡脉。沛霖在寿州已寻不着费氏，只索罢休。

这时，正值曾国荃攻破安庆，贼将陈玉成到凤阳径投沛霖，沛霖缚献胜保。胜保杀了玉成将其妇纳入后房，回报沛霖道：“陈妇比费氏强多了。”陈妇虽是杨花水性，却知道玉成的死都是沛霖主持。她靠着胜保宠爱时候，说沛霖怎样跋扈，怎样负恩。胜保自然相信，所以胜保不曾带得沛霖。胜保有了这个陈妇，还要沿途猎土妓，掳捻女，丑声四播。那各省督抚纷纷飞章参奏。胜保总不服气，说什么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成性，赤心报国；又说什么古语有云：“阉以外将军治之。”非朝廷所能遥制。廷臣本嫌他骄蹇，经不得河南巡抚严树森一疏，说“回捻是疥癣之疾，粤寇是肢体之患，唯胜保为心腹大患。观其平日奏章，不臣之心可以概见。至其冒功侵饷，渔色害民，犹其余事”等语。朝廷更加震怒。河南、陕西两巡抚密奏胜保“擅用朱笔札文，谬称钦差大臣，视前大将军同，与督抚例用札，请查办。”陕西驻防副都统高福，密奏胜保“不受商议，擅杖大员，请查办。”帮办陕西军务副都统德楞额密奏胜保“无罪妄劾，遽降参领，请查办。”朝廷还怕胜保中变，暗叫多隆阿赏旨赴陕代胜为钦差大臣。这却是夔臣翰林的运动，想乘此机会打倒胜保，沛霖亦可一网打尽。谁知沛霖却同胜保相隔。多隆阿到得陕西，先在灞桥以南筑营数十，然后来叫胜保接旨。胜保跪听宣毕，多隆阿便问道：“胜保遵旨否？”胜保道：“遵旨。”多隆阿令取出关防，交随从捧着，即行逐一查抄。胜保再三哀恳，才允他八驼行李，随身只剩了老仆三人、围夫二人。胜保仓猝就道，用铁索缠绕舆杠。刚刚渡过黄河，德楞额截其侍妾，说是陈玉成贼妇不得随行。苗沛霖想路劫胜保，又被德楞额监住，沛霖便在皖北复叛宋景诗，又渡河大掠。一总罪孽尽在胜

保身上。胜保奉着严旨，交刑部详讯。胜保哪里肯服，承审大员周祖培一千人，复奏上去，定了赐帛的罪。那苗沛霖虽则投降了秀全，封了秦王，不久也被扑灭。孙氏一门的血案算是从此结束。

胜保濒死的时候，是刑部尚书赵光监刑。赵光号蓉舫，籍隶云南昆明。他从刑部主事直到尚书，于案卷最为精核。胜保临刑呼冤，求赵转奏，赵说圣意难回，竟将胜保绞死了。大众都说赵尚书严于执法，不肯徇情。其实六蓼不祀，皋陶早有先例，所以赵尚书也只有三女。长次两个都是早嫁早配了，长女嫁的是桐城光稷甫侍御，当时有这赵光之女光赵氏的绝对。对于赵尚书也并不算十分刻酷。不过刑官肃杀，把这三十余万的宦囊一概归了第三女掌管。赵尚书钟爱幼女，苛于择婿。三小姐也矜才炫貌，不肯轻下镜台。赵尚书临终托孤，将三小姐交与万藕龄相国。相国同尚书同年同官，自然一口承诺。不料三小姐却提出三种条件：第一是要元配；第二是要少年翰林；第三是要家世闻名海内的。相国无可报命，不免一再蹉跎。这三小姐已经三十余岁，又去催着相国。相国寻了一个仪征门生，姓胡名隆洵，却是寒儒联捷，点了吏部主事，家中并无妻室，年龄亦复相仿。相国便对三小姐道：“这胡主事是仪征大族。他不过家境寒素，乾嘉时代科甲是不少呢。难得又系元配又系少年。只有主事比不过翰林，论品级还是主事较大，分在吏部一样好挂珠的。你的三件已过其半，你将就些罢！天下哪有如意郎君？你再不愿意，我从此也不能越俎了。”三小姐无可奈何，将胡主事赘在家里。

胡主事原是断齑画粥的人，遇着这样香温玉软，纸醉金迷，不特自己如在九霄，便是同官同年也都羡慕他，妒忌他。三小姐本来看不起酸丁，又不是玉堂金马出来的，益发供她鱼肉。胡主事寄人篱下敢不低头？况且三小姐趾高气扬不可逼视。成婚未久，三小姐检出两种佩件，说是泰山弥留的纪念，叫胡主事郑重收拾。

胡主事接来一看，一块是红的，一块是绿的，约摸手掌大小。红的像是桃红碧玺，绿的像是水玻璃翠。胡主事也不晓得来历，居然佩不去身。早被这班羡慕的妒忌的看见说：“这是赵尚书的遗物，如今转到他身上去了，不在家里藏着，还到同年同官前来摆架子，谁不知道你是赵尚书的女婿呢！明日调侃他一番，看他敢不敢再佩。”胡主事料不到有人暗算，仍佩了入署。只见一个蓝顶的司员对着半跪请安道：“大人一向好。”胡主事陡然一惊，赶忙回礼说，我是主事胡隆洵，怕认错了。那司员忽昂其首道：“我适见红绿两佩，以为赵大人未死，哪知竟是你呢。”署中一唱百和，哄堂大笑。胡主事面红耳赤，不置一辞，悄悄地解了下来，藏在衣袋里了。自此到署，不复再佩。三小姐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同年同官叫他赵大人。三小姐道：“这又不是顶子，要分颜色的。什么赵大人不赵大人，你们当部曹的毕竟眼孔小气量小，若是翰林，什么南书房呀，上书房呀，每日同王公大臣做淘，哪有工夫来管这一两块珮呢！”胡主事听这三小姐左也是抱怨，右也是交谪，有时同万相国读谈。万相国总劝他不要同妇人女子一般学识。

赵尚书门生故旧多，这些穷翰林你也世嫂他也世妹，叫家眷常来探望，暗中都要借贷一点。偶然有一两个放了试差，放了学差，三小姐又要到丈夫面前叽里咕噜。好容易胡主事巴到补缺，一体考差，三小姐才有点兴头，替他布置考具，整顿考食。胡主事一诗一赋写作都极斟酌，出场回寓先将诗片送把万相国，那题诗是《赋得青环·得金字五言八韵》：

饼饵饴饧外，如膏味可寻。转成环似玉，压扁钊
为金。

鼎染香斟雉，箱衔梦报禽。雨滋三尺润，虹绕一
规深。